

# 三爷和他的山

牟民

村里人都叫他三爷。他的两个哥哥早逝，他爹妈悲伤过度，本不希望再生养，不想连续又生了四个兄弟，如果都活下来，堪比杨家八虎。他被爹妈称为老三，因其辈分大，同族人大都叫他三爷、三太爷，街坊邻居也跟着叫他三爷。

三爷早年生天花，脸上留下了不多的麻点，远看似雀斑，近看是一些坑坑洼洼的点儿，遮了他方脸的俊朗。在村中，他脸上的那些点儿“不足”不算个事儿，因家里窘困，穷得屋笆见天，几个男子汉挤在一幢比瓮牖绳枢好不到哪儿去的泥房子里，夏漏雨、冬透风，墙根老鼠自由“联络”。在穷的根基上，几个麻点便成了姑娘推辞的最好理由，没姑娘愿意跟他受穷。在四个弟弟成家后，他成了标准的光棍。

三爷除了脸上不干净，人收拾得利利索索，穿衣戴帽整整齐齐，没有农村光棍汉的邋遢样子。三爷做得一手好饭食，蒸、炸、烹、调、炒、擀、包、煮样样拿得起，驻村干部都喜欢吃住在三爷家里。当初，驻村两年的县团委书记小马，吃惯了三爷的窝窝头和碱面，升了县委书记，逢年过节总要来乡下，吃一顿三爷做的碱面。

三爷高大，虎背熊腰，两条长腿走路如飞，没有声息。他有两只如鹰般凝满了精气神的眼睛，不多的麻点发着光，聚焦了满脸的严肃。除了庄稼活儿，他还会打家具，打马鞭子，人称霸王鞭。三爷住村东，闲了甩鞭子，甩得“啪啪”响，腊条鞭杆，牛筋鞭梢，甩起来带风，尖利啸叫，空中一个旋儿，啪啪灌进村人耳朵里。过年他从不买鞭炮，到放鞭的点儿，他就在院子里甩鞭子，响满疃。每年正月，耍秧歌时，秧歌还没开场，照例三爷会登台，找一个年轻人，头顶一炷香，远远站着，三爷膀子一晃，身子一倾，右手一挥，鞭子如一条长蛇吐出引信子，将年轻人头顶上的香拦腰折断。在村人的喝彩声里，三爷兴趣来了，光膀子，露出浑身肌肉，甩起鞭子，震得孩子们捂住耳朵，看得大人们张大嘴，连声啊啊。鞭子响过，满场掌声，有人嚷道：这光棍，不该没老婆。然后锣鼓敲响，为三爷点赞，引秧歌登场。三爷的鞭子响出了村子，有许多青年人跟他学艺。

我们村南，有一座海拔三百米的小山，除了零零碎碎一些瘦弱的松树，便是稀稀拉拉的山草。站在村边，看见满山青黑色的石头，仿佛生了疤的头顶。夏天逢上大雨，山里的泥土噗噗地往村边流，竟慢慢把村前的大河吞个半死。村干部对三爷说：“你去干老年林业队长吧，牵头，组织老年人把山给绿化了。”三爷点头称是，腰一挺说，十年后，我给咱村弄一个花果山。

为跟树木亲近，他卷起铺盖，拿起锨镢，奔往南山。除了绿化，三爷手握鞭子，满山转悠，看见偷瓜摘枣的，砍树毁林的，三爷老远把鞭子打过去，离你手半寸，惊吓你个半昏。植树的第五年，三爷肩挑车推，堆起石头泥块，在南山坡用泥垒砌三间草屋，安营扎寨了。

十二个老人，从北面山坡下先栽柳

树，再栽白杨，然后松树；山南是苹果树、梨树、桃树、大樱桃。从山下河里取水，肩挑手提，一棵棵树呵护，在他的精心浇灌护理下，一天一个样。南山绿树掩映，花开花落，燕子北来南往。村前的河水哗啦流淌，鱼儿蹦跳，调皮的山兔来河边窜动。山丰满了，村庄亮丽了，栽树的老人们腰弓了，有的走了，永远留在山里，陪伴着渐渐长大的树。三爷当然也老了，他腰背同样弓了，脸上的麻点松弛。只要鞭子在握，三爷腰杆一挺，眼睛炯炯发光，手臂来回一甩，青春精神马上回到身上。

责任制后，三爷承包南山。村人没有跟三爷竞争的，都感觉青山理应交给三爷，交给三爷就放心。

那年深秋，三个外地人来到南山，拿着一个仪器四处测量。几天后，村干部来到南山，坐在三爷小屋的炕上说：三爷，你岁数大了，回村吧。村里养你，村里那四间大瓦房归你，每月村里给你一千元养老金。

三爷弓腰，摸摸胸前的肌肉说，咱爷们还行，我要守着这山。村干部变了脸色说，三爷，这山里有小量的黄金，国家没打算开采，交给咱村了。咱们研究把山承包出去，一年五十万元，够咱村老少爷们发福利的。

三爷瞪大眼睛发问，这山可是咱村的魂呀，惊不得，动不得哩！再说，我有承包合同。

第二天，就有六个人开着铲车，来到南山坡，刚把设备抬下来，三爷手握鞭子，飞一般冲过来，朝着其中一个人挥起鞭子，只听啪啪啪三声，那人手里的铁锹掉在了地上，接着，另一个人手里的绳子也掉落了。等他们回过神，手里空空的，呆愣愣站着，望着弓腰驼背的三爷。

几天后，三爷在城里的侄子，早晨拿着烧鸡和一瓶茅台，来到山间小屋里，跟三爷喝起来。三爷那天高兴，多喝几杯，没等吃饭，身子歪在东炕头，迷糊了过去。

等三爷醒过来，躺在村办公室东面亮堂的大瓦房里，炕上崭新的被褥，北墙根下，一溜沙发，东面贴墙大衣橱小衣柜，地面铺着锃亮、能照出人脸来的瓷砖。三爷想，俺这可住上了天堂？透过窗玻璃，外面阳光灿烂，天已下半晌。三爷摸摸身边，那杆鞭子还在。他手握鞭子，急忙下炕，朝南山而去。

一路上，他把鞭子甩得啪啪响。等来到他的山中小屋，那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。三台挖掘机分布在山的东北西三面，轰隆隆响着，碰树挖树，逢石碎石。三爷眼前火花飞溅，他大叫一声，仰倒在泥土里。醒来后，他拿着承包合同，去了县政府。

第二天上午，村东路口，忽然来了十几辆执法车，三辆轿车。轿车里下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，他拉开车门，搀扶着高大的三爷下车。原来是县委书记来了！他指着村干部说：“你们违规开采的小金矿马上关停，把毁掉的树木按照原数，买树苗栽上，接受处罚！我就在你们村住下，监督落实。”

咦，三爷怎么搬动了县委书记？村干部忘了，县委书记曾在村里蹲过点，就住三爷家里，爱吃三爷的手擀面。

## 我的Tony老师

尹爱群

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羡慕那些长发飘飘且乌黑顺滑的仙女姐姐，而我的头发却细软、发黄、毛糙，还带着微微的自来卷，实在难以打理。无数次尝试留长发后，我终于妥协了，决定与自己的头发和解，接受短发更适合我的事实，于是，每隔两三个月，我便会光顾一次理发店。

我的Tony老师（Tony是一个源自网络的流行语，主要用于调侃那些技艺高超但个性独特的理发师）是一位90后姑娘，名叫阿慧。我们的交情已有十二年之久。十二年前，她还是个刚刚独立操作的初级发型师，如今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创意总监理发师。这段缘分，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。

那时，我正为自己的头发烦恼不已，频繁更换理发师，却始终找不到最适合我的那一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理发时不经意间转头，看见阿慧正在为一位女士剪发，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希望——她的手法娴熟，眼神专注，仿佛每一剪刀都带着对美的独特理解。我当即决定，以后就找她剪发。

这一剪便是十二年。这十二年来，我从未烫染过头发，只是单纯地请阿慧修剪。对于理发师来说，这样的客户显然不是最理想的，但阿慧从未因此对我另眼相待。她总是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剪发，仿佛每一次都是她的创作。我美商不高，对发型没有太多研究，只会简单地说“夏天短一点，冬天长一点”。每次去剪发，我都会信任地对她说：“你看着剪吧。”而她总能让我笑着走出理发店。

阿慧对自己的剪发工具极为珍视，甚至有些执着、严苛。她从不轻易让别人借用她的工具，说这些工具是她的“兵器”，她与它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。如果同事需要，她宁愿买一套新的送给他们。这种对工作的专注与热爱，让我不禁感叹：小小年纪，竟能如此用心对待自己的职业，实属难得。

我曾夸她有美发天赋，但她却谦虚地否认了。阿慧告诉我，她并不聪明，甚至有些“笨”。她出生在海阳市的一个普通农家，从小学习成绩并不理想。初中毕业后，她考入了烟台第二职业中学，学习旅游和酒店管理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她在校期间勤工俭学，到学校旁边的理发店当学

徒，毕业后，她决定专攻美发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之路。

她说，自己学东西很慢，考试总是勉强过关，甚至常常是最后一名。但正是这种“慢”，让她学得更扎实。她告诉我，她的“笨”是我想象不到的，但正是这种“笨”，让她在美发这条路上走得格外稳健。

阿慧的努力不仅体现在技术上，她还热爱读书和思考。她告诉我，她读书的速度很慢，常常为此苦恼。我笑着安慰她：“读过即是拥有，读得慢也不打紧，有收获就好。”其实，她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——我不仅读书慢，还常常囫囵吞枣，不求甚解。安慰她的同时，我也在劝解自己：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，就足够了。

阿慧的坚强与自立让我由衷敬佩。她八岁时，母亲因心脏病去世，小小年纪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。然而，她并没有被命运击倒，反而更加努力地生活。她告诉我，她这么拼命工作，是因为一无所有，父母帮不上忙，想要的都得靠自己争取。但在我看来，阿慧并非一无所有。她的父母用十几年的时间，给了她正直、吃苦耐劳的品质，以及爱读书、爱思考的习惯。正是这些品质，让她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
阿慧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努力，更因为她对美的独特理解和对工作的极致专注。她的客户不仅来自烟台本地，还有人特意从济南、青岛等地赶来，只为让她剪发。这些爱美的女士们称她为“白月光”，认为她是超懂女生的理发师。每当听到这些赞美，我都觉得自己无比幸运——不必千里迢迢，就能享受到阿慧的“护发”服务。

如今的阿慧，靠着自己的双手，剪出了一套烟台市区的房子和一辆小汽车。她用自己的努力，为自己挣得了一份产业。她说，她这么努力是因为一无所有，但在我看来，她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她拥有最宝贵的财富——坚韧、勤奋和对美的执着追求。

阿慧的故事让我明白，成功并不一定源于天赋，而是源于对梦想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：只要努力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超越自己的阶层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阿慧，我的Tony老师，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理发师，更是一位让我由衷敬佩的逐梦人！